

落樱飞雪

“一定要来看我一次”，为了爱意的一句话，探访丈夫故乡的妻子在满园的樱花中看到的一切充满凄美和妖异。看来好像白色的蜘蛛、白色的螃蟹、白色的脖子在月光下绵延，巧妙地构建了新奇的意象。真爱境界引人泪下，非常结局令人惊骇！

刘绩生 译

阿刀田高
著

独领日本文坛的怪异小说，展现超自然的神秘力量

珠海出版社

阿方田向

落樱飞雪

刘绩生
译

珠海出版社

著

推荐语：

怪异带来的震撼

——读阿刀田高的短篇小说

潘自强

许多作家一生都在追求着。他们追求的是怎样超越自己，追求的是如何超越他人！

这是一种可贵的精神。因为有了这种精神，才有文学的发展、文学的创新、文学的丰富……日本著名作家阿刀田高就是这类作家之一。

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，日本的推理、悬疑、恐怖小说以其独有的艺术品质和辉煌的创作实绩占有重要的地位。我国广大读者对日本许多作家诸如江户川乱步、横沟正史、松本清张、森村诚一、高木彬光、仁木悦子、夏树静子、佐野洋、水上勉、赤川次郎、山村美纱、西村京太郎、铃木光司等十分熟悉，对一些作品更是耳熟能详。相比而言，中国读者对阿刀田高则知之较少。这并不是阿刀田高不优秀，而是人们的认知度需要有一个过程。日本著名文学评论家高桥敏夫说：“‘阿刀田高的王国’开始被大多数读者所接受，是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，那是一个‘大故事’从世间消失，迄今为止不多见的‘小故事’开始逐渐

现身的年代。”90年代，我国台湾地区曾出版阿刀田高的短篇小说集。2000年以来，大陆有几家文学期刊和出版社先后开始推介他的作品。看来，以“小故事”见长的阿刀田高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。2005年，珠海出版社首次大批量集中出版阿刀田高的短篇小说，这对广大推理、悬疑、恐怖小说迷无疑是一件幸事。

阿刀田高，1935年1月13日出生于日本东京。早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文学系。他于1969年开始发表作品，每年约发表10来篇。1979年对阿刀田高来说，可谓是一个划时代的开端。当时，他的小说《来访者》获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；同年，短篇小说集《拿破仑狂》又获日本最高文学奖直木奖。他由于获奖而受到鼓舞，创作热情十分高涨。据有关资料统计，阿刀田高在1979年一鼓作气发表短篇小说46篇，这个发表量是惊人的。1995年，小说《新特洛伊故事》获吉川英治文学奖。近几年，他曾多次担任日本直木奖等评奖委员会评审委员。

文学的发展，使文学题材的分工越来越细化。当人们从文学分类法的角度对什么推理小说、悬疑小说、恐怖小说等文学样式进行界定时，不能不说也存在着一种无形的限制。对于阿刀田高的作品，我们似乎很难将它归于哪一类。在他的作品中，大众文学的一些创作要素都能得到体现，或者说在某些作品各有侧重，某些作品兼而有之。他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写作模式：灵异与犯罪共存，悬疑与恐怖交融，自然与现实物化，幻想与真实并行，他的作品是一个另类！人们似乎不认识其作品，阅读之余，不知应该怎样界定，神秘小说？怪诞小说？离奇小说……似乎都不是！更多的读者则称他为“短篇小说异色之王”！阿刀田高的作品以独具的“异色”越来越多的受到读者首肯，他们认识了阿刀田高，也接受了他的“小故事”。

阿刀田高小说的题材是丰富的。他目光所及，大都写的是平民百姓、凡人琐事。作品不描写大起大落的激烈冲突，不展示血腥恐怖的感官刺激，而写的似乎就是你的邻居，你的同事，你的亲人，你熟悉的陌生人，一夜短暂的幽会（《遭诅咒的男人》），一桩夫妻的矛盾（《不适合女人做的事》），一封离奇的信件（《干掉那个人》），一场传统的赛马（《优胜马情报》），一次偶然的车祸（《柳树下的预兆》）……不过，在平淡、抒缓、轻快的叙述中，往往是一江春水之下，涌动着万顷波涛；灿烂的阳光之中，暗藏着电闪雷鸣。作品在叙述中流贯着邪气和杀机，发生的一切是那样自然平和，是那样流畅静谧，但在其真实的描述中，告诉读者的恰恰是一场长期准备、精心策划的凶杀或者谋财、诈骗、复仇的故事，事件的结局让你目瞪口呆，心灵震撼！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年鉴编辑委员会的评委中岛河太郎说：“它揭露了潜藏在身边日常生活中的恐怖、神秘和骇人，翻阅任何一篇小说都会不由得吃惊！”此言不虚。

阿刀田高小说的内容具有神秘色彩。在世界上，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比知道的东西多得多。死亡就是生命的终结吗？大自然有神秘力量吗？天地之间有心灵感应吗？这似乎不是以描写人为己任的作家所探讨的问题。但是，一些神秘、离奇、悬疑的故事又往往成为作家写作的载体。他们借此诠释对社会、生活、人生现象的理解和认识。我感到，阿刀田高似乎受到西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兴盛的超自然恐怖小说的影响，倾力于在神秘、离奇、悬疑的生活土壤中栽培“异色”之花。他的许多作品都充满了一种超自然、非理性的力量，如《落樱飞雪》、《死亡的气味》、《清爽的眼睛》、《预言研究》、《不可思议的声音》……作品告诉我们在人类生活的世界之外，还有一种让人无法捉摸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晓的东西，它掌控、影响、参与我们的生活。作品写得越真实，

越能营造出神秘压抑、紧张恐怖的气氛，使读者头皮发麻、脊背流汗，透不过气来。把非自然力量写得如此有魅力，是阿刀田高的成功！我们无意考察作家对超自然现象的真实理解和认识，但作品中透露出的作为人就应该敬畏自然、诚实生活、善待社会的劝戒则是有意义的。作家似乎有佛家的禅味，其用心良苦！

阿刀田高的小说充满了悬念。作为读者，面对枯燥、单调、乏味的生活，向来存在着求新、求奇、求异的接受心理，享受未知的魅力是他们精神生活的正常需求。我们应该尊重读者并满足于读者。阿刀田高是深深懂得如何满足读者的这种心理。他的每篇故事都充满了悬念，结构精巧，魅力无限，他可以将一个平平淡淡的事情设计成一个暗藏诱惑的故事，从开篇到发展，从发展到结局，一步一步将读者引入高潮，使你恍然大悟。对作品中的每一个细节，每一句对话，都不可以掉以轻心，它可能就是一个暗示，一种铺垫，一把破解谜底的钥匙。阿刀田高特别擅长在故事的结尾处，通过叙述语言或者人物对话“点题”，制造令人大吃一惊或者毛骨悚然的阅读效果，作品体现出高超的叙述技巧。请记住这些作品，它们是《蜂蜜的香味》、《不适合女人做的事》、《优胜马情报》，还有《演戏》、《蛇》、《横祸》……翻开哪一篇作品，都不会让人失望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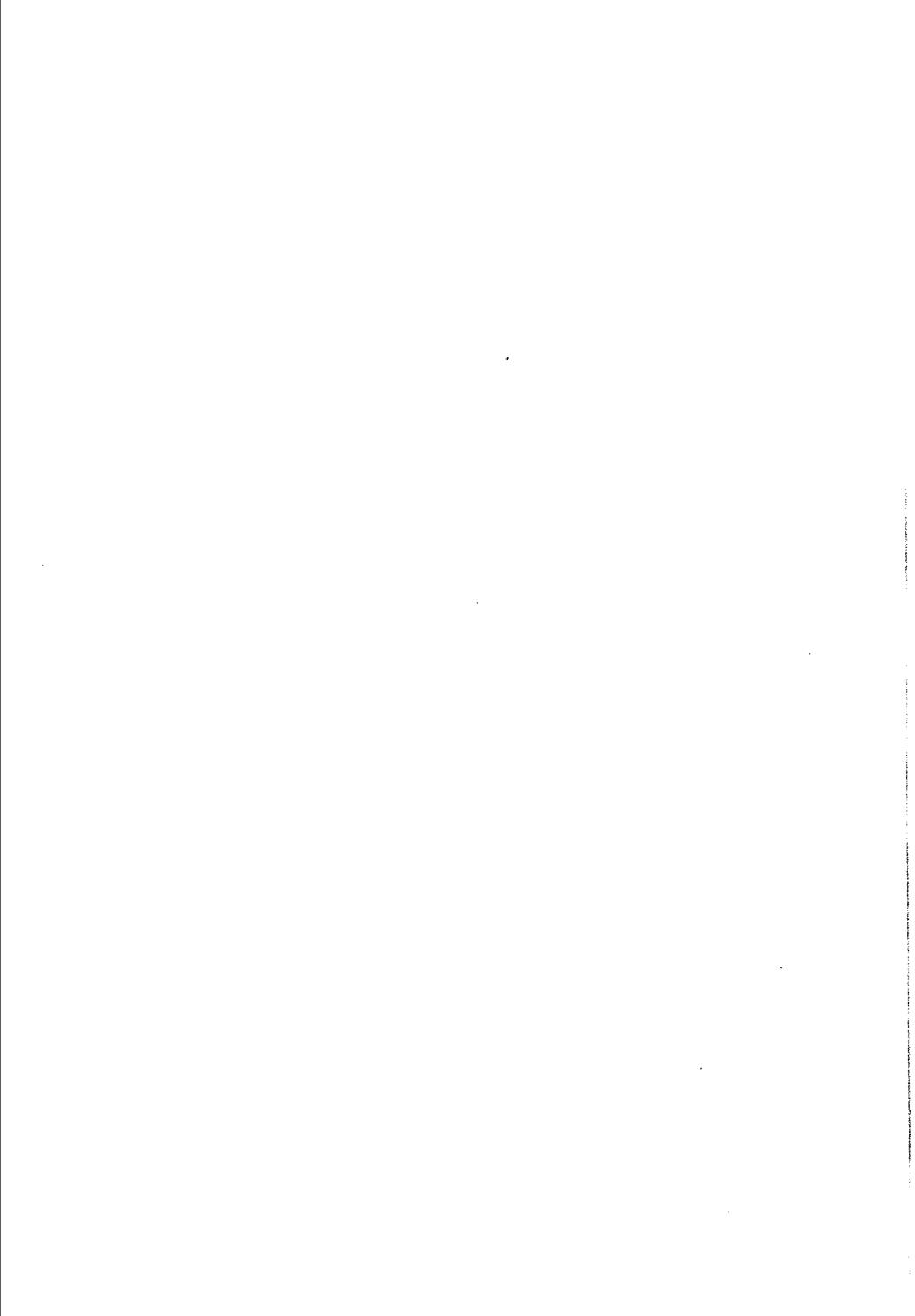
阿刀田高是一位勇于探索的作家。他巧妙地将推理、悬疑、恐怖小说的创作要素完美结合，以怪异的风格，给日本文坛增添了一道耀眼的亮色。日本著名小提琴演奏家佐藤阳子说：“在阿刀田高的作品里，把两种毫不相干的极端要素浑然一体，这还是日本文学中不曾期待过的。”当读者被动地接受那些似曾相识、重复雷同、缺乏新意的故事时，阿刀田高打破了大众文学的低迷和沉闷，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种异样的阅读形式——怪异小说！我们相信，这类作品将会越来越受到读者的喜爱。

目 录

迷 宫	1
白色的螃蟹	23
选拔考试	51
阴暗的金鱼缸	73
预言研究	93
第二等本性	117
贼 风	139
明天的报纸	161
杳无踪影	181
大 心 力	205
鳄鱼皮和墨镜	227
落樱飞雪	253









那个吓人的故事是从阿彻那儿听说的。

阿彻比昌司大两岁。因为住得很近，两人在上小学时常在一块儿玩耍。阿彻虽然有些粗暴，但本性还是很热情的。

不过，昌司把小时候的事全忘光了，脑子里一片模糊。只有高兴的事、可怕的事还记得，但是当时谁在身边啦，为什么是那样啦，这一类细节都记不起来了。因此，说那件事的也许不是阿彻。
3

阿彻喜欢做一些可怕的事来吓唬人。

“瞧，这可是烧碱哟！”

瓶子里装着许多冰糖似的白色颗粒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你不知道？可吓人哪！”

有三十粒左右溶化在水里，然后把青蛙放进去。

过了三天，水变得稠糊糊的，青蛙不见了。只剩下了蓝色的水和一些潮乎乎的尘土。这可真邪门儿！

比这更早以前……是阿彻他姐姐身上发生的一件可怕的事。

阿彻的家过去很穷，孩子生下了也无力抚养长大。

“现在倒是没有这种事了，过去不管是哪一家，都

是要把孩子勒死的。一生下来，立刻就……这叫做‘杀婴’。说是过去，那也是很早很早以前啦。一百多年以前，还是江户时代^①呢！”

阿彻的家现在也不穷了，所以不再有杀婴的事了。

他姐姐生了个宝宝，有一天晚上她自己出去蹓跶。

一轮红红的月亮露了出来。

她正在没有一个行人的路上走着，突然心里害怕起来。从身后……觉得有人就在身边呼唤她。

——是背上的宝宝吧？^②

她解开背带，把宝宝抱到胸前，刚一托起宝宝的脖子，全身就哆嗦起来。

——怎么回事？

她的脑海里清晰地浮现出了过去勒死孩子的情景，尽管她自己从不记得有这回事。

宝宝用一种令人讨厌的眼神笑着。

阿彻边说边笑：

“嘿嘿嘿……”

他当场表演出了令人讨厌的眼神，用同样的腔调说：

“勒死我的那一晚，月亮也是这样红红的。”

当时，我真觉得瘆人。

① 又称“德川时代”，从公元1603年德川家康在江户（今东京）建立幕府起，到公元1867年止。

② 本书的破折号表示内心的想法，引号则表示实际说出来或写出来的话。



阿彻用一种可怕的眼神说了之后又补充说：

“姐姐的孩子不久就死去了……你知道遗传吗？”

“嗯哼？”

“你什么也不知道啊！就是说长相啦、性格啦像爷爷或者老爸。这儿像老爸，那儿又像妈妈，连唱歌都像哪！老爸的腿快，孩子走路也快；妈妈长得漂亮，~~女儿~~也漂亮。因为血液中流淌着同样的东西。”

“唔！这些话，我倒听说过。”

“就连很早以前的祖先，也都很像呢，尽管他们早已死了，没人知道他们的模样。但是他们把自己的长相或性格传给了子孙后代，这就是遗传。”

“听说我很像我老爸。”

昌司的爸爸早死了，他一直和妈妈两个人一块儿生活。

“所以嘛，祖先干过的事也会遗传，在头脑中……”

阿彻一边用手指头戳着自己的头，一边认真地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所以是遗传嘛！祖先中如果有人杀了人，这件事就会传到后代的脑子里。不过有一段时间会藏而不露，直到某一天它会突然出现。我姐姐就是这样。尽管不是自己干的，却突然回想了起来。”

“嗯？”

昌司点了点头。

他深深领悟了阿彻所讲的话。

——是这样。

当他单独一人的时候，再一次产生了认同感。

大概是两三年前吧，有一天下了大雪。院子里积雪有一米厚。踩在积雪上能轻而易举地跨过低矮的围墙。这是真的，不是瞎话。不过，后来的事全都模糊不清了。

昌司家的院子很大。院子一角有一口一直废弃的古井。雪后，昌司到院子里，在古井上做了一个陷阱。

他花了两个小时左右。

——太棒了！

扔下雪球，就会“咚”的一声一直落到井底。

他做了一块像锅盖似的圆形雪板，然后从边上一点点地将雪板顶上的洞口塞住。洞口渐渐缩小。到完全看不见之后，就在上面撒下碎雪粉，再脱下长统靴按上脚印。雪陷阱总是这样做成的。

“你在干什么？”

正好做成的时候，一个女孩子跨过围墙跑进院子。

不知道是哪儿的孩子。

在山田商店门前，好多次看见她投入一百日元硬币乘坐“妖怪 Q 太郎”^① 状游乐车。好像是最近刚搬来的孩子。

“你来一下。”

“干什么呀？”

“给你看一样好东西，在那儿。来呀！”

① 本为日本一部动画片的名字，此处用作车名。



昌司指着雪上的路，往陷阱这边招呼她。

女孩子踢踏着红色的长统靴跑了过来。她梳着娃娃头^①，活像个玩具娃娃……说不定真是个玩具娃娃。

“呀！”

女孩小声喊了一下，就像变戏法似的一下子无影无踪。

只听得井底“吧唧”一下的溅水声。

——太好了！

太顺利了，以致昌司自己都有点手足无措。

——反正会失败的——昌司想：大概出不了什么大事，因为事情总是这样的……

女孩子消失后再也没有出现，甚至也没呼救。

昌司走近井边，提心吊胆地向下窥视。

虽然看不清楚，但下面什么动静也没有。女孩的西服就像一件要洗的衣服一样浸泡在水里，看上去就像掉下了一个玩具娃娃。

“喂！”

昌司喊道。

没有回答。

没有动静。

“还活着吗？”

昌司自己害怕起来，直打哆嗦。

——怎么办呀？

不管怎么窥视，情况还是一样。

^① 日本少女发型之一，前发在眉上，后发齐耳根剪短。

他急忙回到家中。

“妈妈！”

他试着喊了一声此时不可能在家的妈妈。妈妈去了造纸公司的食堂，白天几乎都不在家。

“谁也不在家吗？”

家中寂静无声。他这才想起跑回家来是为了拿手电筒。

手电筒放在碗橱的抽屉里。

他取出来按了一下开关，光线忒亮。他赶紧跑回陷阱边，在雪上爬行，用手电筒照着洞底。

还是像一件要洗的衣服一样，与妈妈把工作服塞进铁水桶时一样。只有西服，看不见脸孔，西服朝下浸泡在水里。

他想：

——要真是玩具娃娃就好了，可是……

他喊了一阵子，又把雪捏成雪球往下扔……后来拿来了晾衣竿想往下捅。

但是，晾衣竿够不着。古井比预想的深得多。看来，女孩子刚一掉下就死了。

——怎么办？

他颤抖不止。

要是让妈妈看到，那就糟啦！

要是让别人知道，那就不得了。

他操起一把铁铲，撮起雪就往洞里扔。

——一定得盖住！

他的头脑里一片空白，装满了要把这件事掩盖起来





的念头。他发狂似的往井里扔雪，别的事什么也不想了，因为一想就害怕……他休息了好几次，最后累得筋疲力尽。

洞穴只有底部被雪埋住，那儿除了雪，已经什么也看不见了。

妈妈回来了，问他：

“你干了些什么？”

“嗯？ 噢，我堆雪人来着。”

吃饭，看电视，然后与平时差不多时间睡了。

从第二天起，天气突然暖和起来。

雪渐渐融化。

他独自一人时就想：

——这是真的吗？

他怎么也无法相信，觉得像是做了一场梦。那也许只是个玩具娃娃。他害怕窥视古井。即使去看，井底也只是堆满了雪，别的什么也看不到。

过了三天，院子里的雪都化掉了。

井底的雪也开始融化，从上往下看，雪少了许多。

——眼看就要被人发现了，眼看就要被人看到尸体了！

必须在别人察觉之前，想出办法来。

第五天早上，雪已经完全化掉了。

——今天能看见啦！

他悄悄探头一看，雪没了，只有黑色的水。不过，还是看不见女孩子的身影。既没有要洗的衣服，也没有玩具娃娃。

他试着扔下了一块石头。

石头“扑通”一声沉下去了。

他一连扔了五次，情况还是一样。

——这可怪啦！

女孩真的沉到了水底吗？

此后，他一早一晚都去窥视，每次都试着往井里扔进石头。

情况毫无变化。

女孩消失了。

10

——那是真的吗？

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他越发茫然了。

从一开始，他就总觉得像是一场梦。那样可怕的事，是不可能轻易做出来的。不管过了多久，女孩的尸体仍然杳无踪影。她真的消失了。

他想：

——她自己从井里爬上来回家了吧？

——如果是我，会这样做的。

要是这样，马上就会被法院传讯。他很担心，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。

——还是一场梦。

过了一年，仍然毫无变化，所以他只能这样想。

——真怪啊！

昌司始终搞不懂，一直觉得不可思议。

不过，另外也有许多搞不懂的事情，如果一一都加



落樱飞雪